

如果让我把生活的百般滋味具象为一种水果,我想就是油甘。

油甘又称余甘子、牛甘果、圣果等,是一种珠子般的热带、亚热带水果。它可缀于一米的树上,也可爬上十米高的树枝。果实娇小玲珑,果皮为黄绿色,果肉硬实,滚落于地,像淘气的山里孩子。但经过盐水或糖水、蜂蜜的软磨硬泡后,呈现半透明珍珠般的光泽,晶莹剔透,仿佛经历了岁月的历练而变得通透和圆融。

在水果分门别类中,油甘像是汉代后宫三千嫔妃十四个等级中的末位“无涓”,颜值不高,少被人关注。

但唐玄宗喜欢这种果子。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了天宝十载,安禄山生日,唐玄宗赐品目录中有余甘煎,即用余甘子煎成饮品,玄宗与众大臣一起品饮庆祝。但是,油甘并没有“藏在深闺无人识,一朝惊艳天下知”的幸运,唐宋文人墨客笔下的荔枝、龙眼、橘子、梅子、香蕉表尽岭南佳果的绿肥红瘦,少见油甘。

苏东坡被贬惠州后,油甘在《游白水书付过》中开云见日,“到家二鼓。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菜”,父子对饮嚼油甘。后



我的第一次远行,大概是四五岁吧。天还是蒙蒙亮的,穿上新衣服,出门,走起路来都是一蹦一跳的。走到舟山路霍山路,右转去斜对面坐8路有轨电车,一路叮叮当当地从提篮桥乘到定海路,下来再到定海桥坐船摆渡,上岸就是庆宁寺,再乘小火车到川沙,还要下个转公交车到南汇祝桥老家。七个小孩子,谁在谁缺席记不得了,父亲是我们这一支队伍的“领头人”。他带着一群衣着光鲜的孩子,有无班师回朝的自豪感呢?父亲13岁离家到上海学学生意,那次回去探亲时的高兴样子,我依稀还是有印象的,因为我也开心啊!

大哥现在告诉我,小火车开得很慢,拖了好多节车厢,比公交车开得还慢。可在那时,我也一定不想让它开得太快,但是,如今回过头来再看,它似乎又开得太快了,差一点驶出我们现在的视线而消失。

3月28日上午,我找到它了。走进惠南镇上的浦东新区历史博物院,庆宁寺站牌和候车棚宛在,小火车车厢清晰真切,我正要抬脚上去,这时,浦东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张宏先生一把拦住我,只见他在车旁老旧的售票机上一按,打出了一张复原并放大的“浦东公司火车”车票递给我,上面标注:庆宁寺到陆家郞家街、新陆,票价0.15元。

是啊,心急,我忽略了重登小火车的仪式感。上去,看着车厢里单边占了一半多面积的木头座椅,张宏说,这是按照当时原样复制的一节车厢。

最早的小火车是从浦东庆宁寺到川沙,我在百度上搜寻上川铁路川沙站和传说中的小火车头,想导航,竟然无果。看了车厢自然还要看车头,我接着驱车赶到川沙去,孙根祥先生前来接应陪我,带我沿着护城河过桥走进了车站路,此地僻静,人车俱少,一直走到车顶,根祥指着对面北边华夏东路高架下面的一处绿化带说,原来的川沙站就在那个位置。

川沙站旧址在车站路川北路,因为当年配合浦东国际机场建设需要被拆了,原来的川北路辟建为华夏东路并筑起了高架,直通机场。小火车头具体搬

油甘也见于苏轼的门生秦观、黄庭坚的文字,秦观盛赞油甘“汤美到有无”,黄庭坚称其如明珠颗颗席上珍。

油甘到底是什么滋味?南宋地理学家温州人周去非很有趣,他到广西桂林任职多年,回归故里,亲朋好友想向他了解岭南新鲜事新鲜物。周先生不想回答一百遍让自己口干舌燥,就一次性来个翔实的,他甩出一本地理名著《岭外代答》,全书共10卷294条,让书回答吧。在《岭南代答》卷六“食用门”中专门介绍了岭南的油甘:余甘子风味胜于橄榄,果子成熟时,零落于地,如槐子和榆荚,晒干辅用于煲汤,味道极佳。周去非以大家颇为熟悉的橄榄为参照物,说油甘风格和味道都胜过橄榄,果脯煲汤味道极佳,你们自己去体会吧。这么说来,我们读苏轼《橄榄》诗:“纷纷青子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严。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便知油甘复合的口感比橄榄丰富,峰回路转般的先苦后甜比橄榄更为梦幻。

在我开始对世事有懵懂感知时,就认识了油甘。它是我小病吃药打针后外婆塞入我口中的一份慰藉,也是我经过小学校门口零食摊前会流口水的零嘴。在交通和物流都不发达的年代,盛产于福建、

油甘的滋味

叶青

潮汕一带的油甘是通过海路来到我家乡玉环的。

这就要讲到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福建泉州。上世纪七十年代及更久远的年代,以讨海为生的乡人每年夏天把各种延绳钓船泊在泉州湾,再拉上岸,在那里修补破损的船体。耳熟能详的是泉州崇武港,有富有经验的修船工和充足的材料,一种用麻丝、桐油、石灰调制成的麻板,补上船体渗漏和薄弱的部位,效果很好。而夏天正是福建油甘果成熟的季节,船修好了,也把耐贮存的油甘带回家乡。当年我的祖先就是举家从泉州沿海一带迁居到玉环海边的,这果子也许寄托着对故土的一种念想;也许是藏在基因里的密码,让乡人一见如故。外祖父每年也去泉州修船,都会把油甘带回家,心灵手巧的外祖母把它们洗净去蒂在盐水和糖水中浸泡,有的晒成果脯。

用糖水或蜂蜜泡好的油甘入口甜丝丝,柔软的唇舌能形成压榨机般的力量,吸干甜汁,将口中干瘪了的油甘咬碎,有淡淡的酸甜,嚼完后口中还有余音袅袅般的清香。你若尝

到哪里去了,从小出生在护城河东门的根样也不知。最后还是在北市街口,我先看见一段黑色的围墙上面有郁郁葱葱的大树,心想会不会在里面,转弯一瞥青砖环绕的高台上,果然安卧着黑漆森然的小火车头,心里大喜:找到了!

这是浦东文保所2001年征集到的与当年上川铁路机车制造年代和规模相同的一辆蒸汽机车。历史上的上川铁路建成后在1936年延伸至祝家桥,当地抗日武装后来为了阻止日本侵略者下乡烧杀抢掠,拆毁了江镇至祝家桥的一段7公里的铁轨,这是当地人川沙“掌故”作者施惠良先生考证后亲自告诉我的,而我的祝桥老伯伯要经常到上海来干木匠活,他生前说起此事就悻悻然,认为都是给日本鬼子害的。

寻访旧迹,我又突发奇想,把惠南镇的博物院仿造的车厢和川沙古镇的北市街小火车头,组装衔接,再上路,带我们走一段。继而哑然失笑,纵然能够,岁月不能复制更遑论粘贴,小火车头已然被钉在历史的原位不动,小火车车厢下面没有铁轨也只能原地踏步。

唯有我的心里,走在北市街和华夏东路口时,听到建筑工地传来的打夯声,轰隆隆的,恍惚像当年的小火车回来了,驶过我的心田。

到达悉尼家中的第一餐,老伴从厨房里端出一个精致的砂锅,然后和女儿陆续摆四小碟:皮蛋、腐乳、榨菜、小翠瓜,最后上了一大盘菜包子。女儿顺手揭开锅盖,黄澄澄的,黏稠稠的,冒着热气,咕咕作响。“啊,小米粥。”我有些诧异,心想,俺万里迢迢飞来,第一餐竟是稀粥过咸菜?看着狐疑的我,女儿解围说:“依一个人在上海饮食马虎,加上长途飞行,胃肯定不舒服,妈妈就用您夸赞的秘方来犒劳你,规格够高的吧。”知我者莫如妻,我有点愧色。

健康

的确,小

夜光杯

试吃一颗鲜油甘果子,又酸又涩又有苦味,可令双毛孔张开,面部肌肉皱起,双眉紧蹙,唾液腺体应急流出。正想掩口弃之时却有一股甘甜急中生智般地涌上舌面,这种甘甜沁人心脾,令津液畅快地流淌,油甘也越嚼越甜,把油甘渣咽下去了,阵阵清香和甘甜回荡在喉舌间。那是“三秒酸涩、五秒回甘”的转化,实实在在诠释了苦尽甘来的味道。这时若有一杯清水,喝下去都是甘冽的滋味。

也不知是什么缘由,以后的几十年,油甘在我家乡消失了,我们在回忆小时候味道时,很少有人提及油甘,曾经的油甘成了我近半个世纪的念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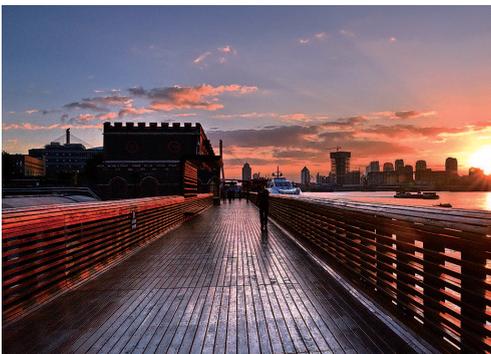
再会油甘是在泉州西街,我独自踟蹰在西街,想寻找祖先烙在我基因里的食谱,寻找生命轨迹归去来兮的味道。

一个扎着丸子头的姑娘一声闽南乡音的“姐姐”把我的目光唤到她的摊

位。我走到档口的正中央,一眼看见一大脸盆带有枝叶的果子上插着“甜油甘”三个字的纸牌,另一行标注10元/斤。边上并列竖着更高的一个塑料牌子,写着“打碗甜油甘”,一个大玻璃瓶浸泡着嫩黄色油甘果,一场相逢突如其来。

快半个世纪了,我在泉州街头寻得年少时的味道。我买一袋油甘鲜果带回家,再打碗甜油甘于品尝。我不知道当年外祖父从崇武港载着油甘回家要航行多久,现在只要几小时就可以到家,把它们盐渍、蜜泡、制脯。姑娘看出我眼中的热切,告诉我:油甘已是网红水果,能消食降脂黑发延年益寿,可泡酒、泡茶、榨鲜汁,电视里还看到某著名演员家的冰箱装满一瓶瓶油甘。

我们用闽南语交流着,语言也是文化的源代码之一,代码对上,距离就近了,我从姑娘处了解到不少关于油甘的前生今世。我含在嘴里的油甘,伴奏般跳跃着它的音符,各种滋味卷土重来。



蛋糕小一点

殷卫钢

日前,妻子和中学老同学聚餐时,恰逢其中有位同学过生日,于是大家合买了一只12寸的大蛋糕以示庆祝。说实话,当时的场面很气派,也热闹,但等到分享蛋糕时,由于同学中有几人血糖高不敢吃,还有几位临时缺席,加上之前大伙已经吃了许多菜肴,因此,蛋糕最终剩了一大半。临走时,他们以“你老公喜欢吃蛋糕”为由,让我妻子把大半只蛋糕带了回来。当天,我将蛋糕当晚吃,但是第二天担心变质,就无论如何也不敢吃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一个故事来。早些年,我们有位同胞公派到德国,一次他与德国同事一起去某公司办业务,主人帮他们倒水,这位同胞习惯性地要了一杯水,而那个德国同事只要求倒半杯。临走时,后者刚好把水喝完,前者却留了大半杯。出门后,德国同事就直言不讳地批评我们同胞浪费水资源。

暇时琢磨,但凡老年人聚餐时,即便要添加一个蛋糕,增添喜庆的气氛,应买小一点为宜。眼下不正在大力提倡“光盘光荣”吗?笔者认为,要做到“光盘”,组织者首先就应从源头上把住关口——根据当时参加聚餐的人员构成情况,科学合理地点菜,绝不要攒派头、讲排场,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若届时确需添加一个蛋糕时,也务必买小一点,大家当场吃光,皆大欢喜,还节省了钞票,何乐而不为?



近日整理相册,偶然翻到一张在翻砂厂的旧照片,屈指一数,近55年了。岁月如烟,人生似梦呵!

初中毕业那年风云突变,按规定,我属工矿,结果分配到金山电器厂。这家老厂在张埭镇上,生产低压熔断器、瓷灯座之类电器产品,位于东海之滨的远郊,半个月返家一次。

母亲的冠心病常在晚间发作,便向学校分配组反映。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看了我母亲的病历,说向上汇报。两个月后,我接到新的录取通知,这家单位离我家仅一站路,也是我初中学工劳动去过的老家厂——上海马铁厂。

马铁厂是制造马铁铸件的翻砂厂。我曾在三十多摄氏度高温的铸造车间内给翻砂师傅当过助手,由于翻砂机器声似雷鸣,师傅与我说话,必须嘴对着耳朵吼叫,才能听清他说什么。还有浇铁水,把一千多摄氏度烧红的铁水灌入模具时,铁水飞溅,记忆犹新,让人胆战心惊。

我很沮丧,心中自付,重体力的翻砂工,与分配到农村修地球的同学真有一比,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上海马铁厂报到。

记得是陈书记召集我们十几个学徒开会,陪我们参观了震耳欲聋、火花飞溅的铸造车间,对于即将在那里工作的我们,个个面面相觑。

厂领导组织我们学习了后,便把我们分配到各个部门当学徒。身强力壮的去铸造车间,我和几个瘦弱的男青年,还有两位女青年,分配到整理车间,唯有幸运的两位去当了木模工与电工,这是既有技术,又相对轻松的工作。

整理车间在露天场地上,烧红的铸件出炉后,推出来扔在地上。师傅让我们把沸烫的各种铸件挑选出来,虽戴了三副手套,但只用了一两分钟,手套的手指位置就露出一个个洞,换新手套继续。

遇到下雨天,那沸热的铸件扔在积水的地面上,冒出缕缕长烟,冷热交加,让人真不好受。我们轮流去推出炉的铸件,装了铸件的推车十分沉重,为了对付这车的重量,我买了哑铃与五根拉力器,每天在家锻炼半小时,总算可以将推车推到空地上。

这个工作比起翻砂工,劳动强度轻一点,而且没有震耳欲聋的声响。还有一个好处,一炉铸件整理结束后,可以就地休息半小时,老师傅吸着烟,天南地北地聊天,我在这时也学会了抽烟,不给师傅敬支烟,心里总不踏实。

每天有好几个半小时的休息时光,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转而想到家里有本《唐诗三百首》,翌日便带了书去上班,这样休息时间就可以独自品味读诗的快乐了。

但快乐了仅仅三天,班长就找我谈话:“据同志们反映,你上班时看书,有这回事吗?”我只得老实承认。班长低声说:“这是封资修吧?今后勿带到厂里来,免得被没收。”在他严厉而好心的目光下,频频点头。

书不能带了,但唐诗还是要读的。我突然想到,不如把绝句或律诗抄在一张小纸条上,休息时把小纸条藏在手心中阅读。就这样,我每天在分理完铸件后,一个人躲在车间角落里背唐诗,一天一首,背得不亦乐乎。

这样过了半年,车间领导调我去车间内磨平铸件的棱角,这个活比原先分拣铸件轻松多了,但上班时没有休息时间,我对没能把三百首唐诗全部背熟而心生怀念。

离开马铁厂十多年后,在路上偶遇当年一起在整理车间工作的一位同事,她说马铁厂因环境污染严重,搬迁到郊区去了,她在市区有了新单位,听说我已考入新闻单位上班,她笑笑说:“看来当年你背唐诗的功夫真没白费呢!”

在小米粥里再加

人少许山药和枸杞。早晚各喝一碗,十天后,胃舒坦,容貌也更阳光了。

女儿告诉我,“小米在欧洲老吃香咯。”原来她从外国杂志看到一则消息,曾被欧洲人视作鸟食的小米竟是医治老年抑郁症的香饽饽。科学家发现小米里不但含有丰富的B族维生素,还有丰富的色氨酸,而这个色氨酸可以催化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形成。如果这些成分多了,人就会产生快乐感。快乐感是消除抑郁症的最好良药。

七夕会

养生小米粥

伦丰和

米粥养生秘方,怎能忘却?55年前的11月底,那时我是大二学生,停了课去外地“大串联”,其时,穿着初冬衣服去北京,下沈阳。12月初到老家营口,已是冰封雪飘之际。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舟车劳顿,加上吃住都很艰苦,所以见到亲戚时已疲惫不堪,胃口很差,便秘严重,苦不堪言。奶奶说不急,试试我的秘方吧。可是打开米缸,仅有一些高粱米和苞米渣子,小米一粒不见。奶奶也无计可施,只能用仅有的一小

篮子鸡蛋,与坐月子的大嫂换了两碗小米。熬粥时怕粥溢出来,就目不转睛地掌控火候。几天里,把两碗小米当作药材那样,熬出一大锅粥,我吃了既养了胃,宿便也渐渐排出。此刻,我记住了上海从未吃过的小米粥也是一

味养生“良药”。这次到悉尼,见到了经历高考洗礼的大外孙女。虽然成绩优异,但由于过度拼搏,造成食欲不振,睡眠缺失。经治疗见效,但仍需日常保养。外婆想用秘方一试,